



秋忙，秋忙！
忙完田地里的忙场院上的，外头忙完了赶紧忙家里头的。谷黍都碾完，颗粒入了仓。山药蛋起回了家，个头的没受伤的进了甯子，小的碎的还有让刨伤的山药蛋也不少，足够十几或者几十蛇皮袋子。这些碎山药蛋，有伤的山药蛋都留出来，还有大用项，用磨擦子磨碎了，打澄出白生生的山药粉子。腊月正月压粉条蒸点饅，离不开山药粉子。这东东西大名叫土豆淀粉，村里人不叫淀粉，就叫山药粉子。想吃粉条子、粉圪坨，想吃点饅，就得有山药粉子，想弄到好的山药粉子，就得磨山药。

如今要说磨山药，比以前简单多了。大桶大槽里把山药蛋洗出来，准备好大缸大瓮大铁桶。约好加工的人，拉机器上门，一开机器，三两个钟头就搞定。剩下就是自己慢慢打澄。可二三十年前的磨山药没这么轻松，那是真的一家人下手，实打实地，一个山药蛋一个山药蛋地磨，磨人哩。

腌菜和磨山药差不多就前脚后脚的事情。大缸大瓮地腌菜，大缸大瓮地打澄山药粉子。开始磨山药是在白露秋分的节令，天已凉。那个年代一家人人口多，四五个甚或六七个孩子的家庭也不少见。磨山药，是全家人的事情，全家总动员一齐下手，就是分工有所不同。男人们和男孩子负责洗山药蛋，大桶大铁铲搅拌，得大力气。女人们和女孩子负责磨，一人一个大盆，一副磨擦子工具。磨擦子是一块硬铁皮，是把一个铁罐头盖子拆开，磨光边缘，上头用钉子钉出密密麻麻的小孔儿。另一面是一排一排尖尖的铁碴子，粗糙挂手，一不小心就会划破手指手掌，人们把这铁尖尖叫“眼皮子”。磨山药，就是把山药蛋摞在这上面，一下一下地磨成浆。

磨山药

郭宏旺

孩子们上学的时候，主妇们只能自己一个人磨，男人给打下手，速度慢，不咋见功。孩子们过礼拜时，就搞大突击，孩子们大了都不吃闲饭，人多力量大。一前响，一后响，再捎带一晚上，差不多就搞定了。我们家当年就是这样子。母亲一个盆，大姐二姐还有妹妹也是一人一个盆，吡啾吡啾地磨，不停地磨，磨得脑门上鼻梁上全是汗，磨得腰酸脖子困胳膊疼。山药浆水有锈了，母亲和姐姐妹妹的手掌心指甲缝儿让浆水浸得好多红吡啾的。实际上，这些渣子如果舀上几碗，洗了好几天也洗不掉。

我也会拿上个盆子磨，不过一会儿就得去干别的，比如，给她们往过筛山药蛋，她们的盆满了我给倒，倒在个大的容器里头。完了还得去擦山药渣子。

粉条子好吃，山药粉子可不好做哩。磨好的山药浆，得过好几道工序才行。大盆上架个抵面床子，铺上笼布，用大碗把山药浆舀到笼布上，四个角提起包好，狠劲儿地挤压，上下左右反复地挤压，直到光剩渣子。渣子转成圆坨蛋，一排一排晾到小房顶上、鸡窝顶上、窑棚顶上，等干了后，冬天出猪食出羊食出鸡食。不晾干就捂馊了，捂馊了，好端端的东西浪费了，不能用了。实际上，这些渣子如果舀上几碗，少和点莜面，拍成鞋底子形状的片片，码瓦楞里蒸出来，蘸烂腌菜水，滴几滴胡油，也可好吃了。中午剩下的，两面少抹点盐，上炙床子烤得皮子焦黄，蘸烂腌菜水，几滴胡油，更好吃。现在要

是再吃一回这东又，不知道好不好吃了。不过这又等于白说，如今想吃到这个也难了！

攥完渣子后，盆里的水变稀了，更红了。上头是水，底下澄出白白的山药粉子。把这些水搅匀，一齐倒进一个个大缸大瓮里，澄上半天，然后要把上头的红水一盆一盒舀出去，直到见了粉子底。这些红水不去掉，粉子就会“锈”，不白了。

大缸里的红水舀完，要续上清水，一桶桶地往里倒，倒到多半缸就行。男人们和男孩子们该上手了，缸里杵一根棍子，狠狠地搅哇，搅得腰困胳膊疼，搅得龇牙咧嘴，一直搅到棍子头触到缸底，下头的粉子全搅起来才行。搅完一缸再搅下一缸，下一缸，一缸也不剩。停下手中的棍子，头是闷的，眼是晕的，看一眼缸里头旋转的水涡儿，更晕了。好几个钟头后，等粉子沉淀了，再把红水舀出去，添清水，搅，澄，再舀红水，最少也得三四个过儿后，水差不多不红了。把水舀出去，粉子留底下。这时候的院子到处是红水，我爹说，咱就像那“洪湖赤卫队”。

接下来，粉子该出缸了。几个白面布袋子拆了，缝接成一张正方形大篷布。用铲子把山药粉子铲到布上，布的四个角挽起来，兜住一大包山药粉子，挂在一根粗横木上，控水，多会儿控得不滴水了，就能上炕了。炕上铺几张牛皮纸，炕上是油布的人家有啥也不铺直接就摊开晾晒的。这晾晒也得好几天，正房，窗外的日头照着，炕也烧得热热的，用小木耙子耙着

翻晾着，粉子干得就更快。干了的粉子并不全是面面，还有小颗颗在里头。有的人家直接装袋子，等吃的时候再细罗，勤快人家在装袋前就罗一下，吃的时候就省得再麻烦了。

干透了的山药粉子，瓷瓷盈盈的，抓在手里绵绵的滑滑的，一撮还咯吱咯吱地响，响得人心里怪怪的，很舒服。

樱桃好吃树难栽，不下苦功夫不开。幸福不会从天降，美好生活等不来。这老歌里头唱的，正是我们的祖辈日日年年做的。从一堆小的碎的，刨坏了的山药蛋，到细腻如白雪的山药粉子，这其中需要花多少人工、多长时间，经过多少个工序、多少次的重复！而我们的祖辈父辈就这样不厌其烦地坚持着，坚守着，循环着。

用机器上门给磨山药时，这已经不是磨(mò)山药，而是磨(mò)山药了。用机械虽省不少力气，可这一气打澄、晾晒仍是很麻烦。后来有的地方出现了可移动的磨山药筒易生产线，洗、磨、澄一条龙，最后能直接取粉子。不过也有人干脆把山药蛋送到了淀粉加工厂，付加工费，换回标准袋装的山药粉子。可人们尽说这粉子比起自家做的差远了。

母亲说：唉，有奈奈何，瓜皮当菜。这粉子，压粉去，还能凑乎，蒸点饅，好赖也蒸不成。要么，咋也是妈老了，不怨人家粉子的过。

现在家里只有母亲一个人了。母亲不可能再招呼着一家人磨山药、打澄山药粉子啦。我们，我们的孩子们，应该也没什么体验的机会啦。

村庄里的日子在漫长的时光中延续着，变迁着，不少风物逐渐被一些科技东西淘汰，慢慢随风飘远，可我们的影子仍依稀可见。它们远去的背影总会激起我们心头上的某一丝丝涟漪。

桑干九咏(之二)

孙掌宽

洪涛赋魂

曲曲折折
寻寻觅觅
一条河流到朔州
好像得到什么
懂得了什么

恢河元子河，虽肤色不同(1)
但它们是两条有宿命的河
它们背井离乡
命定在朔州马邑村南相会
然后携手前行

一千五百年前
在塞外一片萧瑟中
郦道元看到了壮观的风景
激动的文字随着泉水喷涌
洪源七轮(2)
拔地而起
这就是桑干河主流的气势
一条河自此有了青春的活力
七十二村水磨昼夜不停(3)
磨出农家门前，一个个流水欢歌的
日子

洪涛山，连绵的山峰
赋予奔腾的波涛
赋予桑干河奔腾的性格
让一条河有了魂
——桑干河在朔州怀仁市河头乡
毅然转弯东去
浩浩荡荡
定是心中有了奔腾的目标

曲曲折折
寻寻觅觅
一条河在朔州找到了魂

注释：(1)恢河水浑，元子河水清，一浑一清，泾渭分明。

(2)“洪源七轮”，语出郦道元《水经注》，“洪源七轮”即今朔州神头诸泉。

(3)由于神头泉水流量大，具有丰富的水力资源，以前朔州桑干河沿岸的村庄利用水力带动石磨碾米，现在神头镇仍有水磨头、新磨头、南磨头等村名。

2018年，中国人民大学考古文博系与大同市考古研究所合作，在大同市云州区吉家庄村桑干河南岸，对吉家庄遗址进行发掘，出土有灰坑、窑、墓葬等遗迹，以及石刀、石斧、石镞、骨锥、鱼钩、彩陶等器物。吉家庄遗址属于仰韶到龙山时期的文化遗存。墓葬主人均为女性。早天，依据墓主头盖骨画出的复原图像看，她生前颧骨微凸，目光深邃，考古人员称她为“五千岁吉家小姑母”。

五千岁吉家小姑母

一块碎碗片
在桑干河南岸褐色的土地上闪闪发光
一群人，在这旷野光的隧道里
折腾了五十多年，他们小心翼翼地发掘
要找到另一群人

在一个早晨
一位小姑娘，带着远古的风尘
穿越五千年，来到芳草茵茵的桑干河畔

她颧骨微凸，目光深邃
颈上石头蚌壳串成的项链
发出阵阵青春的声响
但激越中似有沉闷
似在声声叩问：
小姑母为何早早夭折
是病死，还是其他？

炊烟散尽
一群人，刚刚离去
石刀石斧石镞石纺轮鱼钩
各得其所，安静地等待着
仿佛一声吆喝，它们各司其职
一个聚居的村落
才有了生机

五千岁吉家小姑母
领着一群人，在时光的隧道跋涉
他们在桑干河边
看到了中华远古文明的曙光

一个人与一座桥

惊蛰过后
我跟着清朝的一朵雪花
来到云州区堡村西北的桑干河铁索桥

雪花指给我看
北岸火山岩裸露的悬崖
像一头老牛卧在那里
桥上八根铁索
俨然是老牛怜悯过河的人
临死前献出的筋骨

蓦然，南岸走来一位青年
河风猛烈，桥身晃荡
他躬着腰，咬紧长辮
迈着山汉的步子
小心翼翼走着
雪花告诉我，他叫李殿林(1)
要到太原晋阳书院读书去

寒来暑往，数年苦读
桑干河两岸的山榆
绿了又黄，黄了又绿
一年春天，他告别铁索桥
心里装着清澈的桑干波涛
走进京城
走进清朝的官场

在朝廷做官
他常思家乡铁索桥北岸的老牛
——做人要像牛一样淳朴
常想家乡铁索桥下清澈的桑干波

涛
——做官要像波涛一样清澈
为了社稷，他不吝昼夜地劳碌
一日弹劾教官
被称为一代廉吏

1912年春天
暮色苍茫中，桑干河铁索桥等来一位老人
河风吹着他银白的胡须
他颤抖着走到南岸
回首北望，老牛犹在
铁索桥惊心
他不敢想朝廷(2)

几年后，铁索桥多了几根铁索
桥北竖起一座黑色的石碑
李殿林把他仅有的积蓄
最美的诗歌绝唱(3)
献给了家乡的一座桥

注释：(1)李殿林(1842—1916)，清末大臣，今云州区大王村人。曾任协办大学士、典礼院院学士、邮传部尚书、吏部尚书、清宣统皇帝经筵讲官。

(2)辛亥革命后，李殿林辞职回乡，在他回乡几天后，1912年2月12日，清朝隆裕太后被迫溥仪颁布了《退位诏书》。

(3)李殿林回乡后，个人出资重修铁索桥，桥修好后，他亲自撰写碑文，碑文为一首七言律诗。

本版投稿邮箱 Email: dtyungang@126.com

云州赋

刘浩泽

北魏故都，云州新区。林胡游猎，楼烦故地。赵武灵王平代地，胡服骑射耕华夏。北国重镇，奇秀环峙；千古要塞，拱卫京畿。头枕凉凉千年雪，脚踏桑干万里流。朔风劲吹，经年黄沙不侵；春风和煦，绿意满坡难掩。塞上风光，见证数千年更替；民风淳朴，赓续古文明传承。山清水秀，气候宜人；寒来暑往，秋收冬藏。天地孕育华夏发祥，大道之行；万象吞吐八方余烈，天下为公。塔岩巨献，星罗棋布，穷尽万象之妙；辰宿列张，雄峙苍穹，慨然天地造化。岑峰耸立，南山睡佛，春秋曾几问云月；坐地接宇，暮鼓晨钟，冥宇广厦入星天。残阳斜柳，西风猎猎，瓮城古邑犹闻铜铃阵阵；沐风骄阳，五立亭亭，杜庄士林篆刻岁月匆匆。凤凰栖息，吕家别院喜报三元；余晖唱晚，帝师故居访古寻幽。山川形胜，迤迤连绵莽莽苍苍；钟

灵毓秀，鸾翔凤集人才济济。三千年物阜民丰，百余世大兴旺。火山列屏，举世奇观，沐浴万年沧桑；桑水奔流，波光映照，泽被千古民生；百里平畴，阡陌纵横，万顷金针似锦；青山如黛，碧水如诗，世代文脉苍翠。游子骋怀，感天地深邃而旷达；置身其中，体自然神清而气爽。

戊戌五月，撤县设区。岁序更替，华章日新；明珠瑰玮，气象万千。数载栉风沐雨，矢志砥砺前行；牢记使命，转型示范发展。乘大同崛起之东风，构八方通衢达京津。万亩黄花似锦绣，萱草花海醉游人。物换星移，雨露润泽；欣逢盛世，百业俱兴。唐古堡诗情画意，忘忧大道通途胜景。风光旖旎，文化繁荣。人民幸福，百姓乐业。塞外雁北故土，重塑古都辉煌。嗚呼！云中圣境，黄花之乡；忘忧山水，大美云州。



守望

李陶摄

冬日，龙泉寺的桃花开了

黄俊涛

冬日的风，尖锐而冷冽
光影，轻轻地落下
覆盖了寺前的石阶
也封存了这座古寺的记忆
然而，龙泉寺的桃花开了
它们在寒风中绽放
没有春的预告
只是在这沉寂的冬日里
悄然抬起独秀的花瓣，迎向世界
每一朵花都忘却了季节
在寒风的包围中舞蹈

它们的色彩，鲜艳又温暖
仿佛在宣告
即便冬天已经来临
生命依然不屈
龙泉寺的钟声依旧悠长
在这片寂静的大地上
桃花的香气悄然流淌
它们不问世间万象
只为这片大地上的温柔
诉说着永存的温暖

与世界文化遗产云冈石窟毗邻的晋华宫矿，建于1956年。当时我的四叔任厚随着煤炭工业部建井二处的上千名大军开进大同云冈峪石板沟一带，受命开始建设晋华宫矿。正值天寒地冻，西北风夹着黄沙呼啸而来，荒山枯草一望无际，百里河道冰天雪地，建设者们就地搭起帐篷，在荒无人烟的深山沟里开始了艰难的创业之路。

四叔说，当时工作环境非常艰苦。他所在的是开拓大巷的工程队，整个生产作业环节全凭手工劳动。劳动强度大不说，开掘的巷道里地板涌水顶板淋水煤壁渗水，好几台水泵不停地抽水，但工作面里边的水仍然很大。有时打眼儿遇上水线，钎杆钻时水珠乱飞，拔出钎杆更是水如泉涌，装炮和填炮土实在难操作。当时水靴和雨衣数量很少，一个班三四十名工人仅分配几双水靴和几件雨衣，大部分穿着布鞋，出井后衣服鞋袜湿透。当时也没有澡堂，工人出井后只能用洗脸盆冲洗一下了事。第二天上班时衣服鞋袜未干又穿上下了井。生活也很艰苦，一周改善一次伙食，可以吃顿白面馒头或大米和猪肉，其余六天都是谷子面和玉米面窝头或高粱面

主食，副食几乎全是素菜，早晚更是只有腌制的咸菜。一开始住帐篷，夏季闷热潮湿难耐，冬天则寒冷异常。后来住进荆笆房子，条件比帐篷略好一些，但仍然是相当艰苦。条件艰苦，但大家的干劲不减。如今年迈的四叔讲起那时的劳动竞赛时，仍是一脸自豪。他说，在晋华宫矿开工建设的岁月里，建井二处的建设方针是“缩短战线，集中力量，完成一批再建一批”。为了全面完成建井任务，全处开展了“一事一赛、对手赛、连环赛”的红旗竞赛，他所在的工程队在裴润林队长的带领下月月超额完成生产任务，凭的就是工人们想国家所想急国家所急，吃大苦、耐大劳、勇于奉献的拼搏精神。四叔回忆，当时全队110多人，大部分来自农村。按照“一专多能，人人提高”的要求，他们边工作、边学习，涌现出了一大批技术人员和技术工人。四叔从农村来到建井二处两年多的时间里，由一个乡下农民成为六级风钻工、架棚、砌碛、打道也样样精通。

1959年10月4日，马武山井口彩旗飘舞锣鼓喧天，建井二处以提前6个月的惊人速度将一对年产30万吨原煤的井口——马武山井移交交给晋华宫矿。随后他又投入到建设晋

三代矿工情洒晋华宫矿

任学良

华宫矿大井的火热战斗中。经过两年的奋战，晋华宫矿二号井——大井也建成投产，四叔所在的工程队也归属到了晋华宫矿。上世纪90年代初，在煤矿奋斗了30余年的四叔退休回老家颐养天年。每逢我回乡探亲，他都会向我询问晋华宫矿的发展情况，关切之情溢于言表。

四叔是我从小时候就敬佩的人，受他的影响，1978年，我也成为晋华宫矿工程队掘进五队的一名掘进工。那时开拓队组的井下工作面均是人工打眼放炮，落下的煤和矸石用机械爬斗装车，也有的队组是人工用铁锹装车，工人戏称“拼刺刀”。矿车装满后，人工串联矿车，拉到盘区，将煤或矸石翻进漏煤眼儿，溜进下层运输皮带送上出井。当时的矿灯是加液式的大型矿灯，少说也有二三十斤重，背在身上沉甸甸的。澡堂没有淋浴，洗脸洗身洗脚全在一个池中进行。区队办公室全是简易的平房，工人交接班室的凳

子是一根横木两个腿子埋在地下固定，很简陋，每逢雨季屋顶常有漏水处。记得当时晋华宫矿只有十几栋矿工住的小土楼，大部分矿工住自建的简陋二层小房，低矮潮湿，多数建在山坡上，由羊肠小道相连。

随着时间的推移，矿山悄然发生着变化，矿工的生产生活条件不断得到改善。

2005年，我的儿子任丹也成为晋华宫矿的一员。他从事的井下开拓工作与爷爷辈父亲辈的工作相同，但工作环境、生活条件以及工资收入与以往不可同日而语。不变的是，与老一辈一样，他们新一代矿工同样热爱矿山工作，屡创佳绩。

数十年过去，通过一代又一代人的拼搏奋斗，晋华宫矿已建设成为一流的现代化矿井，成为煤炭战线一颗璀璨的明珠，由1959年的年产30万吨发展成为年产570万吨的特大型矿井，先后获得“全国煤炭工业双十佳

煤矿”“全国煤炭系统文明煤矿”“部级高产高效矿井”“煤矿安全质量标准一级矿井”等多项殊荣。

如今晋华宫矿井下回采、开拓、辅助队组等各个工作面的环境与以往相比真是天壤之别。支护整齐的大巷，工作面是一流的安全标准化，先进的防尘系统、通风系统、运输系统、通信系统、监控系统一应俱全。原先的矿车运煤早已先进的现代化运输皮带所代替，早工人井乘坐世界一流的提升罐车，井下大巷有专供员工乘坐的列车，安全、卫生、舒适。笨重的老式矿灯也被重量仅有200克的锂电池矿灯所取代。员工交接班室宽敞明亮，环境舒适。先进的矿井技术、安全高效的作业环境、丰厚的薪资待遇吸引了大批具备采煤专业知识的大学生和研究生加入到了员工队伍，他们从第一线做起，踏踏实实，兢兢业业，把自己的青春献给矿山事业，也在矿山找到了自己的幸福。

向来有超前意识的晋华宫人早在2001年就借助与云冈石窟隔河相望的优越地理位置，独辟蹊径开辟中国第一、亚洲唯一的“煤都井下探秘游”项目，并于2005年取得国家矿山公园建设资格，入选首批国家矿山公园名单。2012年9月晋华宫国家矿山公园正式开园，游客盈门。

如今走进晋华宫矿，绿树成荫，犹似花园，住宅小区环境优美，宽阔平整的大街上车辆川流不息，男女老少欢声笑语，显示着晋华宫矿的无限生机。前后山坡上低矮的自建房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被人称为“煤黑子”的矿工也过上了现代化的都市生活。

忆往昔风雨兼程。我家三代人在晋华宫矿当矿工，为之挥洒汗水、奉献智慧和热情，亲历和见证了晋华宫矿的发展变化，我们为此而骄傲！

《大同工业史》编纂办公室供稿，欢迎社会各界赐稿，来稿请发至平城书院邮箱：pcsy22@163.com)

大同工业·那些难忘的人和事